

第12章 藝術家是雌雄同體的陰陽人 ——畫室一如煉丹家的工作室

提要

1. 在畫室中工作即意謂著脫離了乾淨的正常人世界，而進入了一個幽靈般的領域，那裡每一樣東西都似乎籠罩著著了魔似的記號。
2. 煉金術 (alchemy) 可以說是顏料瘟疫、畫室自我監禁和瘋狂魅力的最好模式，煉金術有一長串驚人的違反常軌行爲。
3. 當繪畫開始參照自身時，亂倫也變成了一個主題。當所有的繪畫都在表現自身時，自我反映 (self-reflexivity) 即成為現代主義的主要特色了。
4. 基督可能有一個雌雄同體陰陽人的煉金術新娘，此一想法，不僅在教義上被認為是異端邪說，也同時是走向瘋狂之路，容格的觀點認為，雌雄同體陰陽人的最終意義必須維持在一種潛意識的狀態下。
5. 越是想要避免顏料的呈現，則越難成功地壓制顏料的越軌，這也就是說，顏料本身即象徵著亂倫的作品正在進行中。

一、藝術的不歸路

千萬別忘了，繪畫是多麼瘋狂的事，這點很重要。購藏繪畫的人或評介繪畫的人，總是認為繪畫始於美術館和畫廊的大同世界，而繪畫的意義則是由藝術史的領域來探討的。然而，繪畫卻是誕生於充滿難聞氣味的工作室，畫家在工作室孤單地工作，要經過數小時，甚至於數年的時間，才能完成一幅作品。為了產生框好了的美麗圖畫，藝術家必須將自己與油彩和溶解劑一起關在工作室內一段時間，他每天盯著抹上顏料的畫板看，試著將畫板塗成另一幅畫面。繪畫在這一方面是非常獨特的，作家和作曲家較接近完成的產品，他們的字或音符頃刻間乾淨地呈現在紙頁上，無需掙扎於製造ABC字母或寫音符的過程中，然而，畫家卻必須在頑強的顏料泥沼中工作。

因此，繪畫是一種瘋狂的行爲，或許這樣的說法似乎已不流行，因為後現代學說已放棄了稱藝術家是憂鬱天才和超出一般常識所能理解的古老概念。但是，即使是最關注商業考量的藝術家，也不得不費盡心力處理原生的素材，而在創作的過程中弄得灰頭土臉。除了十九世紀少數畫家能以錶鍊和鈕扣來完成無懈可擊的三聯畫之外，一般言，畫家總是套上被顏色污染過的外套，他們收起作品扛著畫回家，全身充滿著油彩的氣味正像漁夫充滿著魚腥味一般。

在任何一個藝術學校或畫室，我們總能分辨出哪一位藝術家花了最多的時間工作，因為顏料氣味總會飄留在每一處表面和家具之上，沒多久，畫家的所有私人物品都會染上顏色。首先是畫室工作服和老舊的膠底球鞋，它們日復一日地遭受到顏料的噴淋。其次被染上顏料的是畫家放在畫室中最愛閱讀的參考書籍，之後是畫家最常穿的衣服，一件又一件地被他穿進畫室，最

後終免不了被染上污點。最後一樣可能被沾上顏料的是起居室的躺椅，那是可以讓畫家暫時逃離畫室輕鬆一下的地方。當躺椅也遭到污染時，畫家即已變成了一個異乎常人的生物，他也就踏上了藝術的不歸路了。

在畫室中工作即意謂著脫離了乾淨的正常人世界，而進入了一個幽靈般的領域，那裡每一樣東西都似乎籠罩著著了魔似的記號。畫室之外的家具是乾淨而舒適的，而畫室之內的家具則顯得陳舊而令人感到不悅。畫室之外的牆壁呈現的是單色調或設計令人愉悅的圖案壁紙，而畫室內的牆壁則是傷痕累累似瘡疤的無意義塗鴉。畫室外的地板可是拽擦過並經吸塵器清理過，而室內的地板則是累積著一層層的陳舊顏料。畫室必然是瘋狂之地，或許作家會在紙上瘋狂，但是，他們還是無法與長年遭到液體和石粉浸蝕的多顏色癡呆相比。

二、畫室內違反常軌行爲一如煉金術

煉金術（alchemy）可以說是顏料瘟疫、畫室自我監禁和瘋狂魅力的最好模式。煉金術，首先，它是牽強附會的大師，其越軌行爲在正常規範之前招搖而行，它以模仿正常的徵候來引誘瘋狂。煉金術有一長串驚人的違反常軌行爲，像男童提供毛髮、剪下的指甲和尿液做為煉金術的處方，而嬰兒的臍帶線則用來治療羊癲瘋，以之來驅魔。煉丹家也使用大便，瑞士的煉丹家巴瑞西塞（Paracelsus）將之稱為碳化人體物或西方的硫黃，大便的其他用處則是任它腐爛，直等它從中生出小生物來，然後將之抽取做為治療痛風性關節炎之用。

尿液可做為許多處方，諸如煉丹的尿液、尿酸鹽、尿酸油、水銀和尿酸

硫黃。要求紅髮男人血的(red-haired man)十二世紀德國工藝作家迪奧菲拉斯(Theophilus)認為，紅髮小男童的尿液拿來提煉鐵最佳，有不少圖書文稿致力於提煉人血，還有些文稿致力探求蛇血、兀鷹血和紅甜菜之類的植物血。這些古怪的行徑和牽強附會的行為，導致了更大的違反常軌行為，而被引向實際的瘋狂。

如此秘方最有名的例子當推從試管培養胎兒而製作成的侏儒(homunculus)，哥德(Goethe)曾在他的名著浮士德(Faust)作過試驗，書中一名專家在瓶中培養了一個小侏儒，這在煉金術文學中是極罕見的。巴瑞西塞很認同此秘方，秘方是將人類的精子放入葫蘆形的瓶中，並將之密封置放在馬糞床上任其腐化。直到四十天後該精子開始蠕動，它已有人體的造形，但呈透明而不完整狀，每天餵以發酵的人血，九個月後即可培養出一個小男嬰，不過他比母體生的要小一點，此侏儒仍然必須給予他良好的教育。

唾液也是一種常用的成份。十八世紀的煉丹家杜格爾(Johan Tugel)曾提過一種實驗，將唾液轉化成腐蝕鹽，據說它可以溶解金子。他從健康的年青人身上採集了十二夸脫的唾液，並重複將之作蒸餾的處理，六個月後唾液中已不再有液體存在，而剩下晶體狀的灰色鹽。之後他將此唾液鹽日夜曝露於空氣中使之再液體化，如此一個月後，容器中即出現了像他所說的：「淡褐色的油中浮現出紅油與黃鹽，此鹽狀物，在夜晚即成液體狀，光天化日下則成爲乾鹽狀，同時其體積日日增長，紅油會濃稠得似蜂蜜一般，最後變成一如蜂蠟，須以小刀來切割。」其最後的產品可以溶解金與銀。

三、繪畫家族中的愛戀總是帶有禁忌的污名和潛在的瘋狂性

有許多此類奇特異事，但是如果將之與潛藏於其下面的嚴重理念相比較，又顯得溫和得多了。特別是煉丹術歡悅地宣告亂倫的禁忌(incest taboo)對他們無效，在一本標題為〈煉金術的勝利〉(The Hermetic Triumph)的書中，麥可·梅伊爾(Michael Maier)稱，我們應該自信地融入兄弟姐妹們，給予他們愛的體驗，讓他們變成男人與妻子。在另一本書中的一個亂倫的場景之後，一個兄弟消失於現場而進入了他姐妹的子宮中。

當煉丹家和他的神秘姐妹，以坐協力車的姿態進行煉金術的過程時，似乎是在鼓勵人們去嘗試亂倫的行為，即使は任何感情的主題，此類實際的越軌行為也是相當少見的。但當時的煉金術相當認同此種亂倫的激情，已近乎瘋狂，此有害的亂倫學說已演變成所有煉金術的一般原則。這種亂倫的結合暗示著亂倫思想正隱藏於每一結合中，或導致瘋狂的行為，此亦為容格(Jung)所鍾意的解說。

此種亂倫的結合產生了畸形的後代，雖然這些畸形後代通常會被殺死，但人們仍然樂此不疲。這種嬰兒常被人稱之為雌雄同體的陰陽人(hermaphrodite)、煉金術的陰陽雙性人(hermetic androgynous)和魔法子孫(magickal offspring)。這也被傳說成是太陽神與月亮女神的結合、硫黃與水銀的結合、國王與王后的結合或是靈魂與身體的結合。雌雄同體的陰陽人首先出現於十五世紀中葉的手稿中，而到了十八世紀則成為平常之事了。

關於雌雄同體的陰陽人本質的困擾，有部分起源於文藝復興時期對局部

與完全陰陽人之間的混淆，消極的同性戀(homosexuals)與雙性戀之間的混淆。很少人曾經看過雌雄同體的陰陽人，而其結構上的特質也多為推測來的。其造形則會因不同階段的性結合或因較少正常而完全的性結合，而有所不同。最常見到的造形是帶有兩個頭的身體，也有些人體帶有一對陰陽生殖器或不完整的兩性特徵。但是在歷經不同階段漫長過程之後，像近親之間的亂倫行為所生的畸形子孫，到了第三代和第四代已很難見到了。

當繪畫開始參照自身時，亂倫也變成了一個主題。當所有的繪畫都在表現自身時，自我反映(self-reflexivity)即成為現代主義的主要特色了。自馬內之後繪畫通常指涉繪畫本身，其實從文藝復興以來繪畫即已在表現繪畫的行為本身，而現代主義繪畫也在指涉所謂的繪畫物理性(physicality)，諸如其畫布、顏料的厚度以及大家所熟知的圖畫結構的平面性。像立體派(Cubism)、抽象表現主義(Abstract Expressionism)和低限主義(Minimalism)等都在玩弄這些可能性，而後現代的作品像雪莉·李文(Sherrie Levine)的玩具則玩弄其他的可能性。

藝術史家傾向於將此片斷稱之為自我反映或具史實性，而他們使用亂倫一詞時，帶有一種貶損的批判意味。然而就真實的意義而言，自我參照(self-reference)即是自我愛戀(self-love)，有些不認同此點的批評家認為這是一種獨自的手淫或繪畫家族中的愛戀，它總是帶有禁忌的污名和潛在的瘋狂性。雌雄同體的陰陽人之所以如此有趣，是因為它是由亂倫所產生的，它來自於本身與繪畫不自然的結合。

四、雌雄同體陰陽人被視為是精神異常的具體化身

雌雄同體的陰陽人，可以說是二十世紀讀者所稱變態心理(psychosis)而令人不悅的具體化身。煉丹家非常陶醉於此，但他們也非常謹慎，因為雌雄同體的陰陽人並不合乎煉金術所假設要填補的基督教架構。此誠如容格所稱，雌雄同體的陰陽人已成為煉丹家所苦惱，他們與基督教不穩定關係之擔憂的濃縮意象(concentrated image)。原本帶鬍鬚和皇冠的希臘科學神赫密士(Hermes)，可做為那些迷失方向的煉丹家可靠的指引，但是卻錯誤地將雌雄同體的陰陽人與基督教理念相混淆。

檢視煉金術的歷史，教會始終不能確定是否要控告或全然忽略煉丹家，煉丹家們似乎是站在異端邪說的邊緣，同樣的理由也使煉金術從未成為大學的正式主題。然而煉丹家在向上帝祈禱時，顯然總是將耶穌和生命的萬靈丹岩石(Stone)，尤其是鹽(salt)連接在一起，耶穌被教徒稱之為神聖永恒的鹽(holy eternal salt)、生命的鹽、總是甜美的溫和永恒的鹽。大多數的祈禱者都以隱喻來避免異端邪說，他們稱耶穌是「我們的鹽」(our salt)，而不說耶穌是鹽。

容格認為，教會對煉金術的憂慮，可說是比其派系分裂還要嚴重的某種訊息，他解釋稱，就潛意識的層面，煉丹家們瞭解到基督教的教義是不完整的，而基督正需要一個新娘。煉金術正好提供了容格所稱的雌雄同體陰陽人的心理虛飾物(hermaphroditic psychopomp)，做為心靈的指引，在希臘神話中，赫密士即是一種心理虛飾物，他從冥府引導著靈魂。做為靈魂的最後指引和耶穌復活隱喻的最後參照物，基督難免要成為雌雄同體陰陽人的配對物

和同伴。

將基督的新娘視為潛意識的雌雄同體陰陽人是一個充滿幻想的想法，是容格最怪異的主張。就信徒的觀點言，大部份的煉丹家雖然古怪，卻是虔誠的基督徒。正如容格所知，基督可能有一個雌雄同體陰陽人的煉金術新娘此一想法，不僅在教義上被認為是異端邪說，也同時是走向瘋狂之路。容格的觀點認為，雌雄同體陰陽人的最終意義必須維持在一種潛意識的狀態下，因此，創造他的人可能並不瞭解他們在做什麼。但是在容格的書，像〈心理學與煉金術〉(Psychology and Alchemy)中就說得很清楚，他們如此做將被迫遠離正常。此瘋狂的想法令人如此不安，誠如容格和佛洛伊德所稱的，它正像一座導向精神異常裂口(psychoptic break)的路標。

就瘋狂所吸引的觀念領域而言，雌雄同體陰陽人已被視為是一種精神異常的具體化身，而認同此象徵的人，也不可能全然忽略了其潛在的教派分裂意涵。很可能有許多人已從他們的追求中，意識到某種怪異性，甚至於某種危險性。顯然煉金術處在一種沮喪、不確定性、孤獨和浪費時間的哀愁，我們不知道是否正如容格所認為的，煉丹家可能已成為被遺忘的人。

五、顏料本身即象徵著亂倫的作品正在進行

煉金術對容格有一種奇特的影響，他曾將自己隱居了近十年的時間，他閱讀了一般人所認為無甚價值的煉金術文本，他認真地採取了煉金術的指令，以平衡靈魂的陰陽面。他跟隨著一個女妖，一如希臘的半人半鳥海妖梅魯西娜(Melusina)，她可以拯救靈魂，也可能將靈魂導向災難。經容格的孤獨工作而產生了數篇演講稿、兩本長篇巨著和一本秘密日記。在容格對煉金術

的潛心探究中，他冒著極大的風險直接思考亂倫、雌雄同體陰陽人以及其與基督不尋常的類比。他的著作很容易閱讀，如果認真地採取其理念，將會腐蝕西方的思想，而形成日夜難安的局面。

這對繪畫的心靈世界並未產生輝煌的景觀，與繪畫相關的倒是自我參照的必要性、其禁忌的道德以及其留在作品上的許多奇特記號。在林布蘭(Rembrandt)的自畫像中，我們看到他的皮膚即是顏色，而顏色也正是他的皮膚。繪畫指涉著繪畫本身，顏料污染了自身，也撫摸著自身，充滿著越軌的官能性，在繪畫的下面隱藏著低沉的呻吟聲，那麼皮膚即是顏色又具有什麼可能的內涵呢？

在煉丹家的術語中，雌雄同體陰陽人一如具吸引力之物和不正當思想的女妖，它是不可避免的過程之一。而繪畫中的自我參照記號也一如雌雄同體陰陽人，有筆觸記號呈現的地方，觀者即會思及顏料和難以避免的畫面。亂倫意識的情境較藝術史範例上的呈現更具普遍性，而亂倫的意念是潛藏於圖畫中。顏料本身總是具官能性的，它經常是污染而不純粹。越是想要避免顏料的呈現，則越難成功地壓制顏料的越軌，這也就是說，顏料本身即象徵著亂倫的作品正在進行中。

梅伊爾的第三十九個象徵即是一幅風景畫，描述的是有關希臘神伊迪帕斯(Oedipus)弑父娶母的故事，圖中前景人物將人面獅身(Sphinx)的謎予以具體化：是什麼在早晨以四隻腿行走？正午以兩隻腿行走？夜晚以三隻腿行走？右方伊迪帕斯正在謀殺他父親，之後他牽著他母親的手結婚。左方伊迪帕斯解答了人面獅身的謎，她正準備自峭壁脫身。背景中人面獅身做了一個不祥的手勢，令人想到耶穌在最後晚餐中所做的手勢，而她的後方正是伊迪帕斯的古希臘城邦底比斯(Thebes)。背景的人面獅身並不是古希臘詩人沙孚

克理斯(Sophocles)悲劇故事中的元素，她更像伊迪帕斯的心理虛飾物，即導致他走進毀滅之路的海妖。

雖然許多藝術家都將伊迪帕斯當做不尋常的主題，但就圖畫本身而言，梅伊爾的版畫並未脫離慣例，不一樣的地方乃在於附文的說明。首先，他將古希臘故事重新詮釋成煉金術的一個寓言，而神話的煉金術寓言正是梅伊爾的專長。寓言一般是從煉金術與神話學之間的類似性上發展，而煉金術故事的其他部分也就不得不予以配合。

然而梅伊爾的情況卻有所不同，他好像從未讀過沙孚克理斯悲劇故事似的，他不能確認什麼事可能會發生在伊迪帕斯的身上，也無法知道伊迪帕斯是否能解答人面獅身的謎，因此，他提議真實的意義應包括一方形、一半球形和一三角形，第一個代表四元素，第二個代表月亮神，第三個表示身體、靈魂和精神（或太陽、月亮和水星）。他並將這三個符號貼在圖中的三個人物的頭上，所以他必然知道伊迪帕斯的答案。在希臘，伊迪帕斯意指腫脹的腿，梅伊爾意圖以伊迪帕斯來象徵煉金術的一種固定物質，使它終能安置於容器中而不致煙消雲散。

討論提綱

1. 畫家與作家和作曲家有何不同？
2. 從文藝復興以來繪畫即已在表現繪畫的行為自身，而現代主義繪畫也在指涉所謂的繪畫物理性(physicality)，何種物理性？
3. 亂倫意識的情境較藝術史範例上的呈現更具普遍性，而亂倫的意念是潛藏於圖畫中，何故？



雌雄同體陰陽人被視為是一種精神異常的具體化身，而繪畫中的自我參照記號一如雌雄同體陰陽人。